

勞動人民少年讀物



真理的城



匈牙利·至爾妙倫女士作

聯 合 出 版 社

真理的城

匈牙利·至爾妙倫女士作

趙綸時譯

聯合出版社

文學小叢刊

真理的城

著 作 人
翻 譯 人
出 版 人
發 行 所

匈牙利·至爾妙綸女士
趙 綸 時
費 祖 華
聯 合 出 版 社

上海祁門路一二三號

1945.11.51

目次

前記.....	一
真理的城.....	三
牆壁.....	二七
國王的幫手.....	四一
夢.....	四九
鞭子.....	五五
奇怪的牆壁.....	五九
掃帚.....	七七
三個朋友.....	八七

格		一一九
馬車		一二九

前記

「救救孩子！」這句話，常常從一些關心兒童教育的人底嘴裏聽到，誰能說這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？實在的，一個兒童在現在讀到的除去死板的教科書以外，不就是那些貓姐姐狗妹妹，再就是「小人的書」嗎？他們精神上的食糧太貧乏了！就是爲了這個，我把至爾·妙倫女士這本在世界上很有名的童話「真理的城」翻譯過來了。

作者的身世，魯迅先生在「小彼得」一書裏介紹過了，看過那本書的，該來看一下這本書，看過這本書的，更該去看看那本書，所以在這裏我不在囉嗦了。

魯迅先生在「錄」那本書裏說過，翻譯一本兒童讀物能叫一般的小孩子能讀得來，是件很難的事！我是抱着這樣的念頭來作這件工作的；現在作到的祇是這般模樣。這文章祇有高小五六年級，初中一二年級的孩子，還能讀得懂，還會感到文章裏邊的趣味和意義——可是，這樣自己也就很適意了！

末了，我該聲明一下，我是根據林房雄的日譯本翻譯過來的。

趙論時

一九三七年初在東京。

在一座美麗的山谷間，有一所很廣大的庭園。這所庭園直展開到又高又險的山脚。後來給一個因為有很多金錢，才被全體市民所敬重的，市裏邊也頂有錢的富翁買去了。他在那裏築起了一座很壯麗的宮殿。由宮殿的高大的窗子，可以遠看到山上的風景和上面老了的灰色的古城。

富翁的宮殿落成的時候，開了一個盛大的慶祝宴會。市里邊第一流的富翁們，帶着太太小姐來參加宴會。還有什麼大臣，軍官，各種各樣的了不得的騷人們也都來觀光，吃很貴的菜，喝上等的酒。

宴會完了，賓客們在庭園里散步。晶瑩燦爛的月光照着富翁白大理石的宮殿，黑蒼色的山，和黯淡而淒涼的半壞的古城。

這時候，庭園的鐵柵門前面，站着一個穿着破衣服，長得很瘦弱的老人。這個老人由鐵柵門伸進手來，向他們求施捨。他一隻眼睛用黑布包着，右腳是木頭做成的。他本來是在這富翁的工廠裏做工的，有一回汽鍋炸裂，把他的一隻眼睛和右腿炸掉了。

富翁看見這個老叫花子，心里生了氣。因為他想這樣一個骯髒的賤東西，竟敢跑到高貴人們的宴會上來，太不成體統。就開口罵起來。軍官里邊的一個人，又走過去打了老人伸進來的瘦手。

就是這樣子老人悄悄地走開了。可是一會兒他又走來，對着富

翁，用憤怒的調子叫道：

「你真不錯，在好地方造起了壯麗的宮殿啦。可是，你知道嗎？

在對面的山上，真理的城高立着哪？就在你們財主的支配和權力破滅以後，真理的城仍然是很雄壯的高立着，它是座永遠不滅的城喲。」

說着老人用瘦弱的手指指着石頭。不知道到那裏去了。

一會兒，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。月兒忽然隱藏到雲彩里，白大理石宮殿里的燈火全滅了，黑暗包圍了庭園和驚怕起來的賓客。山頂上現出青白色的光來。漸漸地變成強烈的明亮，後來城里邊也射出火焰般的光來了。看去：已經不是那黯淡而淒寂的古城。却成了一座有城壁又有塔的高大的城哩。看去竟像是爲着永遠才建築的，非常堅固呢。

賓客里邊，有一個與上流社會不相稱的年輕姑娘。她本來是貧窮的沒人招管的孩子，因為長得有驚人的美麗的緣故，一個財主把她娶了。他因為要人家知道自己是個財主，所以不惜拿許許多多珍珠鑽石來給她作粧飾。但在祇有他們兩人的時候，他却常常拿「叫化女」這類話來羞辱她，嘲笑她以前的貧窮。這年青姑娘的名字叫做阿眉娜。在那個當兒她想給那老人一點什麼東西，就跟在他背後走出去，一直走到離宴會的賓客們稍遠的地方。在這時候，宮殿被黑暗包圍着，真理的城開始在那裏光輝：阿眉娜站立着，先望望山，再來看看各人的面孔——她看見奇怪的光景了。她驚嚇得透不出來氣，手脚都不會動了。光線好像小河似的在空中流着，水一般浴着各人的面孔。凡是遇

了光線的面孔都忽然改變了。所說的那個富翁忽然變成了一隻凶猛殘忍的狼的臉面，牙齒伸張出來，嘴里不斷地滴着鮮血。總務大臣帶着勳章的胸口長着了一個羊頭，他睜着呆板的眼睛，好像奴隸對於主人那麼惶恐卑屈的神情，望着那變了狼頭的富翁。軍官們都變了醜並且髒的山狗，貴夫人們簡直全體變成虎呀，蛭呀的面孔了。她驚駭得用手掩着臉兒，瑟瑟地顫慄了。

立刻，真理的城的光落到阿眉娜的身上。在她的心里邊，很強很強的要上那岩山知道這不可想像的本體。看一看真理的慾望湧起來了。富翁的賓客們統統從漆黑的庭園里惶惶地跑回宮殿去，祇剩阿眉娜一人留在庭園里，她抬起頭來凝視着那面在增加光明的城。她看見

城向着她閃眼，又好像聽見好幾次有什麼在揚着聲叫她。她不能不聽從這呼聲了。

她那華麗的綢緞鞋，在不好走的岩山的坡道上弄壞了，荊棘和樹枝撕破了她那綾羅的衣裳，但是她只顧走上前面去她雖然疲乏，氣喘，充滿着不安的念頭，可是仍然朝高處逐漸地上去。

她居然達到了山頂上，立在真理的城前面了。門自己開了。阿眉娜就向着黑暗的長廊。懷着忐忑看不安靜的心往前走。又一道門無聲地自己開了。留心看時，她已經走到一間寬大的微暗的大廳中間了。

她站定了，越發感到不安了——逃回那白大理石的宮殿去罷。不料正想走出去的時候，她很吃驚地想起那大理石宮殿住滿了可怕的野

默，看了這些恐怖起來的情形。按着不安的心臟，她忍不住叫起來了！

「真理是什麼呀？」

她的聲音，反响在寬闊的大廳里邊，好像有幾千的聲音，也在問「真理是什麼？」的樣子。

突然，正面的壁亮了。再看時，那裏變成了一面大鏡子。

她走近去看一看映在鏡子里的自己美麗的姿容。這時她平靜了一點，所以能夠很清楚的看見鏡中的事物。但是映在鏡中的究竟是什麼呢？他戴在頭上的那顆金鋼鑽在鏡子里成了一顆大的眼淚。縫綴在她綢衣上的美麗的衣邊，變成了疲倦的紅爛的眼睛，好像想訴苦似的

望着她。而且還聽見由寶石和衣邊發出的好像哭的聲音。這淒楚的調子，緊迫着阿眉娜的心臟。

「怎麼啦？」阿眉娜大聲哭喊了。「難道我做了什麼壞事嗎？身上着了這樣的血和淚，這末多的眼睛瞪着我？」

於是，忽然黑了，隨着又亮了。

阿眉娜看見在火燒般的太陽光下勞苦着的人們。許多的人在地上倒着，死在燒紅的岩石上，時時有一個男子走來拾起閃閃地放光的小石子。這就是金鋼鑽了。這些金鋼鑽閃着由勞動着的人們的手流出來的血似的紅光呢。阿眉娜感覺到她的金鋼鑽的髮飾，用冰冷的手緊抓着她的頸，把她的頭壓到地面上去似的。她把牠們抓下來摔在地上了。

於是鏡暫時朦朧了。但隨着又亮了。

阿眉娜看見紺青色的海在她面前。海濱立着裸體的人們。他們一共是十個。岸邊也有些女人，當中有哭着的呢。男人們泳出，沖去，潛水，一會兒不見了。女人們非常心憂，在海濱上來回地徬徨了。過了好一會，疲乏了的九個男子，無力地游回來了。他們各人的手中都拿着「貝殼」。可是當中有一個不回來了。他的妻子和幼稚的小孩哭喊着在渚上亂跑，向海面悵望了不知多少回，眼睛望穿了，還是不見歸來。別의九個男人；將「貝殼」交給一個肥胖的男人，他將「貝殼」打開，裏面的乳白色的珍珠就放出了光彩來。

阿眉娜伸手摸摸她自己的頸項。溺死了的採珠人的妻子流出來的

眼淚從她的頸流落到她雪白的胸脯。她撕了珍珠的頸飾，讓它零散了。大顆的閃灼的白色的淚珠便撒了一地。

阿眉娜看見一個年輕的女人。她坐在一間小室的窗邊，彎腰曲背地工作着。她瘦削的手指在編着蛛蜘蛛網一般細的絲呢。他編着的正是花邊。她不時抬頭拭她淌着淚的紅眼。一個老婆婆，手扶着牆壁摸索着進室裏來，原來她是個瞎了眼睛的呢。老婆婆說道：

「亞姊，你不在做活嗎？」

姑娘答道：

「出淚，眼怪痛的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絲太細了呢。可是，高貴的太太們肯穿繡花邊兒的